



Northanger Abbey

诺桑格寺

[英] 简·奥斯汀◎著

柳明◎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anger Abbey

诺桑格寺

[英] 简·奥斯汀◎著
柳明◎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桑格寺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柳明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简·奥斯汀全集)

ISBN 978-7-5613-4908-3

I. 诺… II. ①奥…②柳…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448号

图书代号: SK9N0999

诺桑格寺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开言神韵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5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13-4908-3

定 价: 153.80元 (全六册) (本册 22.80元)

译者感悟

作者简·奥斯汀是世界著名女作家，在我国几乎尽人皆知，已经出版的她的中文译作早已数不胜数，其中又不乏非常优秀的名家名译。尽管当初在选择翻译奥斯汀的哪一部作品时，我特意选择了目前译本最少的《诺桑格寺》，但这部作品也早有一向受到翻译界和读者高度赞誉的著名翻译家孙致礼先生的译作在先。

尽管接受任务时有些顾虑，但我内心对这项翻译任务还是充满期待和向往的。其实经典文学翻译正是我心中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做翻译的人谁不希望经典文学翻译的殿堂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我正是带着这样一些顾虑和憧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翻译完成此书的。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却体会到出版人找到我翻译这部小说的良苦用心：由一位女性译者来翻译这样一部女作家所写、以年轻女性为主人公、以客厅和舞厅为主要场景、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的作品，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女性具有感情丰富细腻的共性特征，女作家笔下的各种情感都更容易在女性读者中引起共鸣。比如，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凯瑟琳在急切盼望着同亨利一起去乡下散步时，她唯恐天气不好不能出去，便在趴

在窗台上逐个数街上那些叫她“讨厌”的撑起来的雨伞，这样的情节就特别能打动女性读者的心。又如凯瑟琳同伊莎贝拉在一起时的喜怒哀乐、两人由亲密无间到视如寇仇的情感变化，以及凯瑟琳在诺桑格寺作客期间的种种经历和感受，等等。其事其情非常琐碎、细微，却无不令译者感同身受、一再动容。这样，翻译起来自然融入了译者更多的情感，译文也应该会更生动。此外，由于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特别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人物性格和心理，尤其是女主人公的一些对话，为小说增色不少。例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其中的对话就揭示了一个恋爱中的姑娘微妙又复杂的心理活动：在一次舞会上，凯瑟琳一心想跟心爱的亨利一起跳舞，但好友伊莎贝拉的哥哥约翰从舞会一开始就跟她约好了一起跳舞，凯瑟琳碍于伊莎贝拉的面子，不好直接拒绝，只能想方设法躲避他。当约翰看到她在同亨利跳舞时生气地质问她时，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嗨，莫兰小姐！”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认为你应该和我一起跳舞。”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并没有邀请我。”

“这真是个好借口。天啊！我一进这个大厅就邀请你了，我正要再次邀请你，可是我刚一转身，你就不见了！这是个可恶又拙劣的伎俩！……而且我一直在这儿告诉所有的熟人说我要跟这个大厅里最漂亮的姑娘跳舞。要是他们看见你在跟别人站在一起，他们会笑死我的。”

“哦，不，既然你这样描述一番，他们不会想到是我的。”

凯瑟琳的很简单的两句答语，反映出她既想躲避约翰，又不想惹恼他和伊莎贝拉，同时，又要表现出一个姑娘的矜持和自谦，否认自己是“最漂亮的姑娘”这样一些复杂的心理。这样的小伎俩和心理活动是恋爱中的女孩子都熟悉的，这样的对话也更容易能引起女性读者的共鸣。因此，对

于类似的人物对话，女性译者无论对原作的体会和理解，还是从语言风格上，都应该更贴近原作一些。

从这部小说本身来看，它同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没有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没有复杂的写作技巧、没有更深刻的主题，而只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的细腻描写调动读者的情感。尽管对于简·奥斯汀作品的评价，文学界历来有不同的声音，既有人认为她的小说对人物和生活细节的刻画细腻传神、出神入化，堪比莎士比亚；也有人认为她的小说视野过于狭窄，主题不够深刻，毫无价值。单从这部小说来看，它所描写的也只是围绕着主人公——来自农村的姑娘凯瑟琳，在巴斯的社交圈内、以及后来诺桑格寺内遇到的人和事，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凯瑟琳的爱情故事展开，主要场景都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像客厅、舞厅、温泉厅这些当时的日常交际场所。但小说特别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对这些生活细节和凡人琐事的细腻刻画。但就是这些小人物、小事件，却能使读者跟着书中人物一起欢笑、一起流泪，尤其是透过初到巴斯这样的“大世界”来的凯瑟琳那颗单纯、善良的心灵折射出来的世态炎凉，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从而达到了教育人们仇恶向善的效果。这恐怕就是这部小说的最终说教。可见，这部小说，无论是它的情节描写，还是主题刻画，都足以使人感动，启人心智。

小说中还有一条不明显、却颇受争议的线索，就是其中多次提到在当时的英国很盛行的哥特小说。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凯瑟琳、伊莎贝拉和提尔尼兄妹都痴迷哥特小说，凯瑟琳更是一度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以至于当她在亨利家作客时，因为亨利家住在一座曾经的修道院——诺桑格寺里，所以，这座曾经的古老修道院使她联想起她在哥特小说中看到的一些恐怖的情节，便到处胡思乱想，疑神疑鬼，乃至怀疑亨利的父亲提尔尼将军是虐待和杀害他妻子的凶手，她险些因此惹下祸端。虽然小说先是通过凯瑟琳和好朋友伊莎贝拉、亨利兄妹等主要人物对哥特小说的喜爱高度赞

扬了哥特小说；但后来又通过凯瑟琳在诺桑格寺内的荒唐行为讽刺和批判了哥特小说。

小说《诺桑格寺》虽然创作于19世纪初，但在今天读来仍然有着现实意义，那就是这部作品中处处强调和弘扬着理性与道德。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无论是亨利·提尔尼兄妹，还是艾伦先生，都是崇尚理性、道德高尚的典范。例如凯瑟琳很尊重艾伦先生，因为他的性格特点就是非常理性，他的意见对涉世未深的凯瑟琳的行为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凯瑟琳和亨利·提尔尼之间的爱情也是理性多于浪漫。总之，小说中的正面人物，都是些理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而小说的反面人物则是虚伪、邪恶，唯利是图的。在今天我国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浮躁之风，一些人道德观念淡薄。因此，以理性、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年轻人，增强社会的道德观念无疑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译者：柳明

第一章

凡是见过童年时的凯瑟琳·莫兰的人绝不会认为她是一个天生的女主角。她的社会地位、她父母的性格、她本人的相貌和性情，都不过尔尔。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不算不显赫，也不算穷，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人。虽然名字叫做理查德，但他从来不算英俊。除了两份不错的教堂薪俸外，他还有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他可不喜欢把女儿们整天锁在闺房里。她母亲是一位平庸、感性而讲求实用的人，性情不错，更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有一副好身体。在凯瑟琳出生前她已经有了三个儿子，把第四个孩子带到世上后，她不仅没有像所有人想象的那样差点死去，而且还再接再厉，又生了六个孩子，并且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她自己还非常健康。一个有着十个孩子的家庭，只要每个人都健全，通常就会被人称为是美满的家庭。但莫兰一家其实除了这一点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们都是些非常平凡的人，凯瑟琳这些年的生活也跟别人没两样。她身材瘦削难看，脸上毫无血色，黑色的头发毫无形致，五官过于突出——她的相貌就是这样，而她的头脑也同样平庸，毫无过人之处。她喜欢所有男孩子们的游戏，还特别偏爱板球运动，而不喜欢各种洋娃娃，甚至连更像女主角们幼年时喜欢的娱乐，像照顾一只睡鼠啦，养一只金丝雀啦，或给玫瑰花浇水什么的，她都不喜欢。她的确对花园不感兴趣，即使她摘过花，那也是出于淘

气——至少可以这样猜测，因为她总爱摘那些不允许她摘的花儿。她的天性如此，她的能力差不多同样与众不同。凡是没有教过她的东西她一概学不会、弄不懂，有时即使教给她，她也学不会，因为她常常注意力不集中，有时还很笨。她母亲花了三个月反复教给她《乞讨者的心愿》，而最后，她的大妹妹萨莉都说得比她好。其实凯瑟琳也不是总这么笨——完全不是，她学起《兔子和众多朋友们》这样的寓言故事来不比全英国的任何女孩子慢。她母亲想让她学习音乐，凯瑟琳也相信自己会喜欢的，因为她很喜欢叮叮咚咚地拨弄那台破纺纱机。就这样，她八岁就开始学习音乐了。学习了一年，她就受不了了，莫兰夫人从不强迫她的女儿们做她们力不能及或者不喜欢做的事情，便允许她放弃了。把音乐老师打发走的那天几乎是凯瑟琳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她对绘画的兴趣也不比弹琴的兴趣大，不过每当她设法从母亲那里找到一个信皮或者其他任何奇形怪状的纸片，她就会尽情发挥起来，画一些房屋、树木、母鸡和小鸡等等，画出来的东西都有些雷同。写字和计算是她父亲教的，法语是母亲教的；但这两样她学得都不是很好，而且一有机会她就会逃课。她的性格就是这么奇怪而难以解释！——虽然她十岁时有着这么多放荡不羁的苗头，但她的心肠和性情并不坏，很少任性，更难得跟人吵架，对弟弟妹妹们也不错，很少霸道地干涉他们；同时，她又很能折腾，有些野性，她讨厌受限制和洁癖，她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从房后长满青草的坡地上滚下来。

凯瑟琳·莫兰十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到了十五岁，她的模样越来越好看了，她开始卷发，期待各种舞会，她的脸色也好了，五官由于更加丰满、有了颜色而变得柔和，一双眼睛更有灵气，她的身材更引人注意了。她对玩土的兴趣也被对修饰打扮的兴趣所取代，渐渐变得漂亮了，也变干净了。她现在很高兴有时听到父母夸她变得好看了。“凯瑟琳变成一个挺好看的姑娘了——今天她简直

是个美人。”这样的话不时地飘进她的耳朵里，听起来多么悦耳呀！近乎美丽的相貌对于一个十五岁之前一直相貌平平的姑娘，要比对一个从摇篮里就是个美人胚子的姑娘来说，意味着更加令人兴奋的收获。

莫兰夫人是个好女人，她希望看到孩子们都有出息，只是待产和教育幼小的孩子占了她的大部分时间；所以，大一点的孩子只得自己照顾自己。难怪生性并不勇敢的凯瑟琳十四岁时会喜欢板球、棒球、骑马、在乡下到处乱跑，而不喜欢读书——至少不喜欢那些学习类的书；只要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里面全是故事，不需要思考的书，她从来不排斥。但是从十五岁到十七岁时她接受了女主角的培养训练。她遍读所有女主角们必读的书，以便使脑子里塞满了名言，这些名言非常有用，在她们历尽沧桑的坎坷生活中，给她们以慰藉。

从蒲柏那里，她学会了谴责那些“到处假装悲痛”的人。

从格雷那里，她懂得了：

很多花朵注定要孤独地绽放，
把芬芳虚掷在荒野的空气中。

从汤普森那里，她知道了：

把射击的本领教给年轻人
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从莎士比亚那里她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其中一条是这样的：

即便是轻如空气的小事，
对于嫉妒者来说，
就是圣谕一般有力的证据。

还有：

可怜的甲虫，当我们践踏它的时候，
其肉体上的痛苦无异于
一个伟人逝去时的苦痛

还有，一个恋爱中的女人看起来总是：

耐心永恒，
笑对烦恼。

看来，她的进步是巨大的——在其他许多方面她的成长也是喜人的：尽管她不会写十四行诗，但她能够读得进去；尽管她好像不大可能弹奏一首自己作曲的钢琴独奏曲，使一场派对为之疯狂，但是她能够倾听别人的演奏而几乎没有倦意。她最大的遗憾在于画笔——她对绘画完全不在行——甚至于如果她想画一幅自己情人的画像，好让别人通过她的构图窥测到她的内心，她都不敢尝试。在这一点上她远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女主角的高度。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发觉她的缺憾，因为她还没有一个情人让她画。她已经年满十七，她还没有遇到一个让她动心而又友善的年轻人，还没有一次真正的激情，甚至连一次温和而短暂的爱慕也没有过。这的确非常奇怪！但奇怪的事情一旦被细查究竟，往往就会真相大白。原来在这一带竟然没有一位勋爵，一个也没有——连一位男爵都没有。据他们所知，没有哪一家人抚养或供养过某个在家门口偶然发现的小男孩——没有一个身世不明的年轻人。她的父亲没有一个被看护人，这个教区的大乡绅也没有孩子。

但是，当一位小姐将要成为女主角时，即便周围有四十个家庭反对她也无济于事。该发生的早晚要发生，从而把她的男主角带给她。

艾伦先生，莫兰家所在的威尔特郡的富勒顿村中最大的财主，为了疗养痛风病接受了医嘱，要到巴斯去。他的太太是个好脾气的女人，非常喜欢莫兰小姐；也许她意识到如果一个姑娘没有在家乡经历过冒险的事，她就会到外乡去寻求它们的，于是便邀她同行。莫兰夫妇欣然答应，凯瑟琳更是欢天喜地。

第二章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凯瑟琳·莫兰的品貌和智力方面的天资之外，既然她在巴斯逗留的六个星期的种种困境和危险就要开始了，为了让看客们有个更清晰的概念，以免后面的讲述让人对她的性格究竟如何搞不清楚，这里还是应该说明一下：她温柔多情，活泼开朗，谦逊质朴——她的举止刚刚摆脱了一个小女孩儿的稚拙和羞怯，容貌也讨人喜欢，气色好的时候算得上是美人——她的头脑就像一般的十七岁姑娘一样单纯无知。

离别的时刻已经迫近，母亲莫兰夫人此时的焦虑自然应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种种可怕的不幸即将发生在她的宝贝凯瑟琳身上的预感一定会使她的内心非常伤感，她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两天她一定是以泪洗面；临别时她一定要在一间密室里喋喋不休地交待她那些最重要的、最实用的忠告。比如说一定要小心有些贵族和准贵族，他们喜欢把年轻姑娘强行带到很远的农舍里，这样一些忠告在此时此刻一定能减轻一些她的忧虑。谁不这样想呢？可是莫兰夫人对于贵族们和准贵族们毕竟了解很少，她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有哪些普遍的危险性，完全想不到他们的阴谋可能给女儿带来的危险。她的忠告仅限于这么几条：“凯瑟琳，晚上出门的时候你可千万要把喉咙这里裹严实；我希望你花钱要记账，我专门给你预备了这个小本子。”

萨莉，最好叫她萨拉（快到十六岁时的年轻姑娘，只要稍微文雅一些的，哪个不尽可能改个名字呢？），这时理当是姐姐的密友和知己。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她既没有要求姐姐多多写信来，也没有要她保证传达每个新朋友的个性特征，或者在巴斯可能常有的一些有趣的谈话细节。在莫兰家，跟这次重要的旅行有关的一切在波澜不惊中低调地进行着，这一点倒是很符合普通人家的朴素情感，而没有高贵者的敏感，没有一位女主角第一次离开家时应有的种种矫情。她的父亲也没有给她一张无限制取钱的支票，甚至没有递给她一张一百英镑的钞票，而只给了她十个几尼，并答应她如果不够可以再要。

带着这些不祥的预兆，他们就此分手，旅行开始了。一路上大家没什么话，也没发生什么事情，还算平平安安。没有碰上强盗，也没有暴风雨的困扰；但是也没有遭遇一次幸运的翻车，给他们带来一位男主角。只有过一场虚惊，艾伦夫人曾经担心她的木底鞋落在了客栈，幸而那只是虚惊一场。

他们到了巴斯，凯瑟琳又急切又兴奋。刚到了巴斯美丽诱人的近郊，她的一双眼睛就这边看，那边瞧，简直不够使了，接着他们的马车驶上通往他们的旅店的街道。她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快乐的，她现在就已经很快乐了。

很快，他们就在帕尔特内大街的一处舒适的住处安顿下来。

现在该来描述一下艾伦太太了，好让看客们能对她的所作所为做出自己的评判，看看她是如何把可怜的凯瑟琳推向最后一部分所描述的极悲惨境地的——是由于她的轻率、粗俗，还是嫉妒——是她截获她的信件、诋毁她的人格，还是她把她推出门外。

艾伦太太就是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女人中的一个：跟她相处的人只会对于世上竟然有个男人喜欢她，并足以娶她为妻感到惊讶。她既没有美貌、天赋、才艺，也没有风度。只是一副淑女的样子，慢

吞吞的好脾气，加上一点不成气候的小聪明，这些就是像艾伦先生这样聪明敏锐的男人之所以选择她的所有理由了。从一方面来说，她又非常适合把一位小姐介绍给大家，因为她像年轻小姐们一样，喜欢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她热衷于服饰，她喜欢追求优雅，倒也不过分。在花了三、四天的时间了解人们都穿戴什么之后，我们的这位女主角在这里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她的女伴则添置了一套款式最时新的裙装。凯瑟琳也买了些衣服，一切预备妥当后，把她引进上舞厅^①的重要夜晚终于到来了。她在最好的理发店修剪、整理了头发，小心翼翼地穿好衣物，艾伦太太和她的女仆都说她现在才是她应有的样子。有了这样的鼓励，凯瑟琳希望至少她能走在人群里不被人指指点点，至于夸奖，有了最好，不过她也不抱奢望。

艾伦太太打扮的时间过长，使她们很晚才进入舞厅里。眼下正是交际活动的旺季，大厅里挤满了人，两位女士只得尽力往里挤。再看艾伦先生，人家径直进了棋牌室，把她俩留给了一群暴徒。艾伦太太只顾她的新裙子的安全，哪里顾得上她的被保护人是否舒适。她挤过门口的一群人，尽管她需要小心翼翼，却还在尽快往里挤。但是，寸步不离她左右的凯瑟琳，只能紧紧抓住她朋友的手，才不会被奋力拥挤的人群轻易地冲开。然而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的是，她发现即使挤过这个大厅，也无法使她们脱离拥挤的人群，似乎反倒越来越挤了，她原以为一旦完全进入大厅她们就能轻易地找到座位，然后可以舒舒服服地看跳舞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尽管她们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已经来到大厅的高处，但她们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她们能够观赏到的只是一些女士们头顶上高高的羽毛。她们继续往前移动——视线终于好一些了，她们凭借努力和机敏终于来到了最高的座位后面的通道上。这里比下面稍微好

① 指位于巴斯城地势较高处的一处舞厅。

一些，没有那么拥挤了。莫兰小姐这才看到了下面人群的全景，以及刚刚她在那里过来的地方的种种险象。眼前的景象甚为壮观，这时——那天晚上第一次，她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一场舞会上：她有了跳舞的欲望，但是大厅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艾伦太太尽力做着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做的一切，她不时地用四平八稳的语气告诉她，“我希望你能去跳舞，亲爱的——我希望你有个舞伴。”起先她的年轻朋友对这些话很感激，但这些话被重复得多了，而且事实证明也毫无意义，凯瑟琳终于厌烦了，再也不谢她了。

但她们好不容易得到的居高临下的休息也不能多享受一会儿。大家很快又要起身去取茶点，她们也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再挤出去。凯瑟琳开始感到有些失望了——她厌恶不断被人推挤，大部分面孔都是那么无趣，而且所有这些人都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她连找个“难友”聊上一两句，减轻一下无聊感都不可能。待她们终于到了茶点室时，她却感到更加尴尬，没有可以加入的人群，没有熟人，也没有绅士搀扶她们。她们连艾伦先生的影子也见不到，为找个像样的地方她们东张西望地找了半天，虽然徒劳一场，她们还算庆幸地在一张桌子的尽头处坐了下来，在那里已经聚了一群人。她们仍然无事可做，无人可聊，只能彼此之间说说话。

她们刚刚坐定，艾伦太太就开始庆幸她的裙子被保护得完好无损。“要是它给扯破了那可就糟了，”她说，“不是吗？这可是精棉布的。我看这大厅里没有让我更喜欢的裙子了，我敢保证。”

“真不自在呀，”凯瑟琳悄声道，“这儿连一个熟人也沒有。”

“是呀，亲爱的，”艾伦太太回答，她依然镇定自若，“这里的确很不自在。”

“我们怎么办呢？这张桌上的先生女士们好像都在好奇，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好像我们硬赖在他们这群人当中。”

“嗯，是有点，那是很让人不自在。但愿我们在这儿有一大批熟人。”

“哪怕有一个呢——只要有个地方去就行。”

“一点不错，亲爱的，要是认识的人我们会直奔他们去的。去年那些皮革商们还在就好了。”

“我们是不是该离开这儿？你看，这儿根本就没有我们的茶点。”

“是没有了。真够恼火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坐在这儿，人这么多，太难走了！我的头发怎么样？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恐怕我的头发弄乱了吧。”

“没有，一点也没有，挺好的。可是，艾伦太太，你确定这么多人当中就没有一个你认识的吗？我想你一定认识一两个人的。”

“我确实不认识——但愿我认识，我真心希望我在这儿有一大批熟人，那样我就可以给你找个舞伴了。能让你跳舞我会很高兴的。那儿有个女人看起来怪怪的！她穿的裙子真别扭！太过时了！你看后背。”

过了一会儿，她们旁边有个人给她们递过来一些茶点，她们感激地接受了。由此她们跟给她们递茶点的这位先生开始了闲聊，这是整个晚上唯一一次有人跟她们搭话。直到舞会结束后艾伦先生才找到她们，并加入到她们的谈话中。

“哦，莫兰小姐，”他开口就说，“我希望你在舞会上玩得开心。”

“的确很开心，”她一面回答，一面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哈欠。

“我希望她有机会跳舞来着，”他太太说，“我希望我们能给她找位舞伴，我一直说假如那些皮革商人不是去年来的，而是今年来我该多高兴呀，要么，假如派瑞一家来了，他们这么说过，那样她就可以跟乔治·派瑞跳舞了。真遗憾她一直没有找到舞伴。”